

风靡全球的新 007 惊险小说系列

遭遇死亡

JAMES BOND

Death is Forever

【英】约翰·加德纳 著

孟运译

007

新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靡全球的惊险小说系列

新 007

遭遇死亡

Death is Forever

【英】约翰·加德纳 著

孟 远 译



James Bond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死亡/[英]加德纳(Gardner, J.)著;孟运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2
(新007惊险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Death Is Forever (死亡永恒)
ISBN 7-5059-2864-3

I. 遭… II. ①加… ②孟…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565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97-1266号

书 名	遭遇死亡
作 者	[英]约翰·加德纳著 孟运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责任编辑	壬 一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184千字
印 张	12.375
插 页	2页
版 次	199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2864-3/I·2146
定 价	15.3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詹姆斯·邦德再度出山，由约翰·加德纳撰写的新作中，
邦德的形象之好前所未有。

悬念大师精心制作情节！

故事大师！

上好的威士忌，年代越久越醇美；邦德，年龄越长越迷人。

007再度出手……爱情、谋杀、破坏——实令任何邦德迷
心满意足！

伊恩·弗莱明九泉有知，自当欣慰！

目 录

1. 万尼亚与伊格之死	1
2. 卡鲍尔之死	6
3. 对一起死亡负责	21
4. 死亡从口入	39
5. 女王之死	61
6. 死亡和一对爱	81
7. 死亡的威胁	106
8. 死亡近在眉睫	121
9. 车轮下的死亡	143
10. 与死神约会	162
11. 死亡升值	186
12. 死神驻节的宫廷	201
13. 关于死亡与灾难的谈话	219
14. 签署死亡证明书	239
15. 大运河上的死亡	253
16. 死在威尼斯	274
17. 死囚	289
18. 生与死	307
19. 死在路上	322
20. 死亡的诅咒	336

21. 水下的死亡 350
22. 安息吧 370

- 1 -

万尼亚与伊格之死

在寒冷的10月里一个星期二的下午,4点12分整,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法兰克福豪夫酒店的外面,福特·卜克斯力面对面地与死神碰了个正着。卜克斯力知道死亡的到来全是他咎由自取。

在冷战冰山的核心,卜克斯力曾指导过不少间谍新手。他的格言是:“把间谍的素养作为一件体面的外衣,也作为一张随身携带的美国万事达信用卡。出门一定不要忘记它,还要自觉地运用它。如果你小看了它,你就会任人宰割。”

最后,大概是因为卜克斯力放弃了职业素养,他被杀死了。

有个展览会在这个星期开幕。展览会和交易会
是法兰克福人的生活方式,当地人并不关心是什么

样的展览,书展、机械展还是汽车展。展览会或其他什么只意味着生意和响当当的现金收益。

大堂和休息室里到处都是人。圆滑的生意人携着妻子或女友,从机场拥进这个城市。到处是一年一度朋友间相聚的寒暄,一个气势汹汹的胖女人在用蹩脚的德文抱怨她的房间,对手是个英文不错的小伙子。众多无聊的与会者在前台排着队。

福特·卜克斯力没时间注意这些,他有急事。刚才在他的三楼的房间里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个突破性进展,他急匆匆地回了个电话。现在他必须尽快赶去接头,才能尽早地回到他那栋在格林威治的整洁温暖的小房子里,那里有精致的花园和年轻的妻子。他婚结得很晚,事实却证明那是个天赐良缘。这些日子他甚至不愿意离开英格兰。

他从大堂里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街上挤去。莫斯科的八月政变之后,由于共产党在以前称之为苏联的国家里已经成为非法组织,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把半生养成的警觉抛到了脑后。

他左突右冲地走出去,走到光线昏暗的过道。没理会门卫,向等候在外面的三辆出租车招了招手,排在最前面的一辆发动了引擎,但是那辆欧宝更快。只见一辆灰色溅满泥浆的车从它藏匿的地方,那排出租车的最后溜了出来,加速冲到刚刚起步的出租车前面。

整个事情干得非常漂亮。欧宝的内侧撞上卜克

斯力的臀部，撞得他转了一圈，趁他站立不稳，汽车的尾部横扫了一下，用加速度和汽车本身的重量把他带了起来，重重地扔了出去，在他摔在人行道上之前就已经被撞得稀烂，早已断了气，那辆欧宝却在目瞪口呆的人们面前转眼就消失了。

在死亡到来的前一刻，卜克斯力的脑子里闪现出几件事，他意识到一个站在出租车队旁边的男子举起了手，不是为了招呼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很典型地，那就是给欧宝的信号。他同时发现欧宝的车牌子上沾满了污泥。在汽车撞上他的那一瞬间，卜克斯力意识到他是被苍蝇拍拍上了，这是在柏林当年光辉的冰川期对这一作法的惯用词。他的最后一个想法是这事干的有多漂亮，他们肯定是些高手。他甚至忘了诅咒他自己，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他们把卜克斯力带回英格兰埋葬了他。M 亲自参加了葬礼。据他说那是个小小的非常沉闷的葬礼。“对于不幸，那位遗孀似乎没有太多的表示。”他对他的参谋长比尔·坦纳说，“那里的雪利酒根本没法喝。再说，我对牧师也不感兴趣。他感冒了而且显然是太匆忙了。”对 M 来说，当然了，他更习惯于海军的葬礼，当送葬的人离开墓地时，皇家海军军乐队奏起轻快的交响曲，而随军牧师办起葬礼来就像死者是他自己的亲人。而这个牧师就像是种了一棵树。他对坦纳说，“不怎么样，比尔，真不怎么样，”

他嘟囔着。“死亡是最后的敌人，一切都结束了。你不会另有机会的。”

在同行里，卜克斯力的化名叫万尼亚。

在卜克斯力沉闷的葬礼之后整整一个星期，莉比·麦来到座落于柏林郊区一个小镇上的一家恬静而朴实的旅馆。

麦女士，将近五十岁，虽说她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却从未到过这个旅馆。假如当局为找她的麻烦来检查她，就会发现这些年里她来过柏林多次，仅这次就已经在城里住了多半个月。但他们很难找到她曾用过的不同地址：因为她用了五个不同的名字。

莉比·麦是个美国女商人，从她一身得体的衣服上就可以看出，蓝白色的严肃的套装，用以显示她的信誉的公文箱。她不该把它交给服务员，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还有两只路易·威顿牌皮箱，都由服务员送到了她的房间。

她轻轻地告诉门房她在等一个叫麦斯特先生的来访。一个叫赫尔默特·麦斯特的先生。他来到时请向她通报，并且领他上楼。

她付了小费，然后打电话向客房订餐部要了咖啡和奶油蛋糕，这些都及时送到了。

麦斯特先生并没有出现，下一个见到莉比·麦女士的是一个收拾房间的客房女招待，她哆哆嗦嗦地喊来了客房主管，主管派人去请来了值班经理。

总的来说，麦女士来到这个旅馆大约两个小时。

当招待员到房间里进行晚间整理时,她发现房客只穿着一条黑色丝绸三角裤,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她忍不住看了一眼,麦女士的身材还是满不错的,但很显然她已经死了。

店方当然很败兴,没有一家旅馆会高兴看到客人死在房间里,此时他们觉得这是给他们的脸上抹黑。生意给搞砸了,没有人会再提起这起谋杀。

事实上,警方两天后就发还了麦女士的遗体,然后尸体被送回美国安葬。那是一个圣公会的葬礼,在弗吉尼亚一座小教堂的墓地里,碑上是她的真名,伊丽莎白·赛恩斯。在送葬的家人中有两位来自兰利的高级官员,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央情报局。

谁也无法证明麦女士/赛恩斯是怎么死的。但是在兰利曾有过争论。他们怀疑是一种老式方法,认为该方法最后的使用时间是在五十年代后期,是早已过时了的氰化物。

吸入氰化物致死应该不留痕迹,但是当兰利的专家解剖了受害者的大脑后,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足以证实了死亡的方式。

在同行里,伊丽莎白·赛恩斯的化名叫伊格。

伊丽莎白·赛恩斯葬礼的三天之后,这两起死亡引起了詹姆斯·邦德上校的关注,刚巧他准备应召去见他的上司 M,鉴于那些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神秘的办公楼中生活、行动并在其中谋生的人都知道他。

090304

- 2 -

卡鲍尔之死

“卡鲍尔灭亡于1990年9月30日到10月6日之间。”M坐在他的超豪华的座椅里，他这间用玻璃和铬装修的明亮办公室，是在一座不知名的，可以俯瞰摄政公园的大楼的五层。

“在德国统一后的一个星期，”比尔·坦纳低声加了个注释。

“完蛋了，确实，”M继续说。“它自行关张了。或者随你怎么说，支离破碎了。没有来自我们的，或者像圣约翰小姐已经知道的那样，来自我们在兰利的亲戚的命令。”

圣约翰小姐坐在M的左边，点了点头。詹姆斯·邦德坐在右边，比尔·坦纳徘徊在窗前。

“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邦德抬了抬眉毛。

M 用眼睛向他的特工扫了一眼，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恼怒。“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邦德上校。”他的声音透着极其的不耐烦。“今天上午你已经看了档案，也把圣约翰小姐从大西洋对岸她的家里给拽了出来。我早该料到的，就是白痴也能知道卡鲍尔在摇摇欲坠。”

“我是提出一件事，不是质疑，阁下。是不是我们把这件事放得太久了，我是说，1990 年的 10 月份是两年前了。”

“好多事情都放得太久了，007。我知道你也知道。欧洲从 90 年代就不是个容易操作的大陆。”邦德觉得老人有些慌乱，当 M 心绪不宁时是你加固自己防线的最好时机。可是 M 老奸巨滑，很难使他陷入窘境。

M 喘着粗气，圣约翰小姐作出一个浅浅的，不屑的微笑。

对于圣约翰小姐，邦德没有什么好感，她是那种让他骨子里的老牌沙文主义过敏的美国女人。浅薄而冒失，圣约翰小姐的穿着没有章法：像口袋似的裤子，一件方格子马甲罩在白衬衣外面，松松垮垮的外衣对于她瘦小的身材是太大了。他看她这样的装束，与其说是去冒生命危险，不如说是去猎奇。他同时感觉到了女孩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

大约 30 分钟前，比尔·坦纳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们作了介绍，她只对他简单地说了声“嗨，”并握了

握手,从她银灰色的眼睛里可以读出对他的评价,似乎所有的男人都是低能的,只不过另一些更低能罢了。邦德心里明白,就圣约翰小姐看来,他无疑是落入了后一个等级。

M 接着说,“如果你读了所有的材料你就会知道,在伟大的解冻之前,卡鲍尔毫无疑问地是独立于旧东德的我们最成功的网络。”

邦德点点头。在它成功的巅峰,卡鲍尔有过 30 个以上活跃的特工,包括两名在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总部里潜伏得很深的特工。卡鲍尔搞刺探,搞窃听,提供假情报,精心策划并协助至少三个货真价实的叛逃者从克格勃下属的系统,即最近已经消灭了的、声名狼藉的斯塔希和前东德国外情报局(HAV)逃离。

卡鲍尔实施教科书上的每一种操作方式,从挂假招牌,行骗术,甚至奇特的蜜月陷阱。它的历史就是冷战的历史,它的武器也是当时的经典武器,是所有成名的间谍小说家们用来混饭吃的看家本事。假如按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习惯做法,那么卡鲍尔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被授勋。只是现在他们全部失踪了。它的成员们没有一个能够把国会的荣誉勋章,或者高级英帝国勋爵士章别在他或她的胸前。

“一股烟一样地消失了,”M 继续说,“而且在最初的办案官员去寻找他们时,两人都被害而死。一

个在法兰克福的一个酒店外边,另一个则在柏林的一个酒店里面。你已经看过那些细节了。”

“而且全用的是过时了的手段,非常麻利地给干掉了,阁下。”邦德望着天花板,像是在自言自语。

“现在一切都是过时的。”M像是累了,冷战的结束给他的势力范围里带来了新的威胁。“一切,包括整个网络都消失于光天化日之下。”

“会不会是有人试图带给我们一个口信?”

“比如说?”

M仍然坐着,他的头全秃了,像是在打坐,用他独有的神奇的方式接受外部信息,然后在脑中盘旋一阵,得出答案。

“那些旧的方法。俄国人曾称之为潮活的过时的方式。用旧式冷战武器。苍蝇拍和氰化物毒药。苍蝇拍和诺亚方舟一起消失了:太昂贵;至于氰化物毒药嘛,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用过一次之后再也不用了。”

“是的,当然可能是个信号。”M像和尚似的敲了一下脑袋。“我们,老辈儿人,仍然在你们之中,如此这般,呃?那么动机呢?”

“复仇,阁下?”邦德诱导着,想引出他老上司的话。

M痛苦地耸耸肩,意思是说在现在的东欧肯定有好多这类事情在发生。“这是我们必须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联合情报委员会强硬地坚持,要求我

们局在至少十年内,在欧洲保持整体运作。这也是卡鲍尔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和我们的美国兄弟一起,我们已经为他们制定了新的目标: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恐怖主义的。”

邦德想,在某种程度上说,很可能像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当时多路特工放下他们的工作,伸长了鼻子找那些藏在自由的柴禾堆里的纳粹。现在,他们在找前东德的死硬分子。有过大量的关于地下恐怖组织的传说,以及他们重新组织秘密骨干,准备渗透到羽翼未丰的民主体体中去的说法。

“你们两个必须赶到那里,追随可怜的老卜克斯力和麦女士的足迹……”

“是赛恩斯,阁下。”圣约翰小姐似乎刚从白日梦中醒来。可能是在倒时差。“莉丝·赛恩斯是个老同事和朋友。”

“是的,赛恩斯。”M看着这个年轻女人,他的目光黯淡。“就像福特·卜克斯力是我们的老朋友和同事一样,圣约翰小姐。并不只是你的当事人应当受到大家的哀悼。”

“那会让我们大家更加坚决,阁下。”她寸步不让,虽说控制了一下涌出的愤怒。

“噢,我觉得我们已经足够坚决了。希望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圣约翰小姐。愤怒和情绪会让你迷失方向的,咱们得进入那个迷魂阵,找出卡鲍尔还剩下些什么,这需要冷静清晰的头脑。”

圣约翰小姐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M 对她报以长者般宽厚的微笑，温暖得像春天的早晨。“过来，”他的声音同他的微笑一样可亲。“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先扮演一下歇洛克·福尔摩斯。我们需要把手头的情报都过一遍，然后找出福特·卜克斯力和伊丽莎白·赛恩斯的错误在哪儿。万尼亚和伊格，这么说对你们更安全。”

他站起来，没有什么表情，解开夹克衫的扣子，脱了外衣，卷起衬衣袖子，像是准备在牌桌上大力拼杀一番。“把我们的袖子卷起来，干什么？开始工作。”他转向坦纳，让他去准备咖啡和三明治。“恐怕要熬夜了，咱们得弄得舒服些，把外衣脱了，小姐……我不想再叫你圣约翰小姐，别人怎么称呼你，伊丽莎白，对吗？”

圣约翰小姐还没打算就此和解，可她看上去放松多了，脱去了她那臃肿的外衣，就是穿着那身花格子的裤装也显示出她有着很女性的匀称的身材。“朋友们，”她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都叫我伊丝。”

M 没有回报以微笑，而邦德眯起的眼睛里有一丝闪光。

“我名字的缩写，”她点点头，“伊丽莎白·萨瑞，缩写成伊丝。我十四岁的时候曾是学校里掰腕子最棒的，你知道孩子们都喜欢。”

“确实，是的。”邦德接受 M 分配给他的角色，收